

揽胜荆州

多年前,我就听说荆州的章华寺与武汉的归元寺和当阳的玉泉寺并称为“湖北三大丛林”,尤其是寺院内的楚梅、沉香古井、唐代银杏树等人文古迹,让我一直充满着向往。

这个春天,我如愿来到了位于荆州市沙市太师渊路北侧的千年古刹——章华寺。来到章华寺正门,但见红墙黄瓦,遒劲有力的“章华寺”三个大字映入眼帘,这是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亲题的。

进入章华寺,不断有游人和僧人从我身边路过,还可以听见从远处传来琅琅的诵经声。放眼望去,右前方是钟楼,左前方是鼓楼,还有楼台重叠的殿堂,层层相接、红墙黄瓦、如云似锦。让我顿时有种远离尘世之感,感受到空灵、寂静。

参观完钟楼和鼓楼,我来到了天王殿,大肚弥勒佛面带笑容稳坐正中,“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,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”。弥勒左右两壁上

生活感悟

喜欢花草的小玢踩着春天的脚步,在办公大楼二楼阳台上养了十多个品种的月季:秋日胭脂、蓝色风暴、冥王星、油画、蒙特玛特、罗伊……它们也在我的窗台下,抬头便见或静默或摇曳的花枝。

周五午饭后回办公室,刚进门就听到晒台上有说话的声音。走到窗边,看见同事鹏蹲在花丛中,拿着剪刀很专业地在为月季剪枝,“这是交叉枝、这是重叠枝、这是内膛枝,它们的存在会降低主枝营养供应、拖累整株花的生长,直接影响花苞的质量,必须得减掉。”随着有节奏的“咔嚓咔嚓”声音,地面上铺了厚厚一层枝枝叶叶。“不要心疼哦。你看,这株油画打花苞了,经今天修剪,明几个准会开出一大朵花来。”

修剪,是为了更好地绽放。在周一早推窗的那一瞬间,我似乎更精准地悟到这句话的原理。那株油画的花苞,真的如期绽放了!娇艳的奶油

古城行

□ 陈安雄

宾阳楼

雕梁画栋观古楼,雄踞东门显风流。
敞开胸怀迎宾客,寻踪揽胜到荆州。

纪南城

吴楚争战越千年,残垣断壁今犹存。
一砖一瓦破土出,见证郢都是皇城。

万寿塔

依堤傍水连环,联袂大桥共安澜。
长廊通幽观江景,游客满载笑满船。

八岭山

八岭深藏古群贤,楚家密集第一名。
茶海松涛烟笼翠,参拜勿忘庄王陵。

夏月多情似故人

□ 汪小科

夏夜,屋里闷热,我循着柔和的月光向窗外望去,发现它用清朗的色调将整个城市照耀得清新、唯美。看到这幽美的夜色,我顿觉心凉凉爽,惬意丛生。不禁又想起了故乡的夏夜……

记忆中,故乡的夏夜也是这样美得让人心醉。小时候,每到夏天的夜晚,老宅的院子里就会盛满轻柔的月光。我沐浴月光躺在竹床上,一边纳凉,一边听奶奶讲各种离奇的神话故事。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,我的心情时而激越,时而忧愁。那些懵懂的情伴随着晚风的旋律,汇成月夜的清歌,在心间流淌、回荡。院内的梧桐树下月影斑驳、摇曳生姿,栀子花在虫鸣鸟语下嫣然浅笑、倚风而眠。这灵动的氛围,勾起了我无限的遐思,让我的心神从神话故事里溢出,继而飘向夜空,奔向那神秘的月宫。

有时,夏夜里我也会和小伙伴们提上灯笼,拎着凉席,去麦田里睡。因为打完麦子的麦场既干净,又僻静。漫步在田间,能听见蛙声阵阵,感觉晚风凉爽;躺在麦田里,能听到新麦清香,身心舒畅畅达。当我们沐浴着静谧、柔美的月光安然睡下,“呱呱”的蛙鸣声渐渐远去,凉意缱绻在月色氤氲的臂弯里,透过“沙沙”的天籁声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地在耳畔回响,我们的思绪也会化作飞鸟遨游天际,在广袤的天地间尽情舒展,然后放空身心,找到内心的一片安详,在闲适、惬意中合上双眼,酣然入梦。

一年又一年的夏夜,我都在这样的悠然和惬意中度过。故乡的月光洒遍大地,把屋舍庭院照得情远意长,把田地里照得辽阔无限。它的光芒也照亮了我的成长,让我日渐形成了敏思和好学、乐学而忘忧的习惯和品质,在学业上蒸蒸日上。并在畅达、开阔的情怀中学会了惠泽他人,包容万物。后来,我离开了故乡,在大城市里落地生根,每逢夏夜,我依然能透过繁华都市的霓虹和高楼,感受到月光的清辉遍洒和温情四溢。

随后,那些远去的故乡记忆便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,让我盛夏不燥、神清气爽。那感觉就像久旱逢甘霖、他乡遇故知,给我温暖如昔的慰藉和奋发向上的力量,激励我更加善思好悟、宁静致远,成为一个懂情趣、会思考、有情怀、有温度的人。

夏月多情似故人,年年岁岁长相亲;续染年华筑高远,温情脉脉暖人间!

千年古刹章华寺

□ 梁征

供奉四大天王,他们神态各异,分立两侧,护国护法,八面威风。

穿过气势雄伟的天王殿,这是一处四合院落,南面为背靠天王殿的韦驮殿,北面为大雄宝殿,东西两旁为斋堂和客堂。看完了韦驮殿,发现有两棵树,一棵为唐杏,一株为楚梅。唐杏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,千百年来,它见证了章华寺的岁月更迭。与唐杏紧紧相依的是楚梅生出的新芽。

大雄宝殿是章华寺庙中主要的建筑和宫殿,它飞檐曲拱,雕梁画栋,具有明显的清代风格。进入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,殿中央金刚莲花宝座上供奉的是三方佛。殿内两侧壁上为十八罗汉群雕。十余名僧人正在此受戒诵经。僧人们并没有因为游客的到来而分神,岿然不动地诵经。

出大雄宝殿。入一四围合一的天井式小院,正面为玉佛殿,楼上为藏经楼。走进玉佛殿,我看

到两尊玉佛一卧一生,卧佛法身一丈五尺,坐佛高约六尺。

随后,我来到了观音甘露宝塔,我一步一步,一层一层开始登塔,一共七层,用时十余分钟,登上塔顶,章华寺的楼阁亭台尽收眼底。极目远眺,现代化的沙市城区清晰可见,在春日的阳光下,古老与现代的交融向我诉说着章华寺浓墨重彩的史诗。章华寺两千多年的时光里,几度兴废,几度重修。从昔日宏伟壮观的帝王行宫到今日幽静肃穆的佛门净土,章华寺中,楚梅、唐杏、沉香井等穿越几千年厚重的历史,将一段段兴衰的故事传递给子孙后代。

走出章华寺,外面的繁华和嘈杂与寺内的安静形成了鲜明对比,令人仿佛穿越了时空一般,回想着参观过的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韦驮殿、财首宝殿、关公宝殿等等,章华寺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了。

修剪,是为了更好地绽放

□ 杨敏

色的花朵似乎是洁白的月光层叠而成,在微风里与朝阳甜蜜的约会。经过修剪的蒙特马特、罗伊的枝干上悄悄打出了几个花苞,冥王星的枝头不知啥时露出一个玫红色含苞待放的花骨朵,羞涩地朝着我点头示好。

此刻,我在想,人与花一样,绽放是一种境界,但修剪,是必经的历程。

哲学家尼采说:我们也可以同园艺师一样“修剪”自己。试想,如果我们不经常修剪自己的行为 and 思想,恣意发泄而不控制自己的情绪;有禁强行而不约束自己的行为;贪赃枉法而不收敛自己的私欲。终其一生,等待的将会是冰冷的铁窗与无尽的悔恨。与其如此,不如尽早坚毅决绝地拿起锋利的剪刀,以壮士断腕地豪气,刮骨疗毒地英勇,毫不吝啬地像园艺师一样“修剪”自己。修剪膨胀的欲望,修剪浮躁的心绪、修剪躺平的念想、修剪怨天尤人的戾气。

时刻想到用修剪的方式来繁除冗,去除心灵的羁绊。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或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,无不都在千锤百炼、精雕细刻与字斟句酌的舍弃与修改中,保留作品最重要的部分,在漫长的时间里用心滋养,在无数次徘徊与期望中守得花开。

时刻想到用修剪的方式来聚势赋能,不断汇集自身的力量来造就完美的自己。任何一个伟人都是在反复的锻造中积聚过人胆识与谋略,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,亦是在磨砺中汇集磅礴的气势与力量,所有的一切,无不在修剪中走向完美、走向成熟、走向辉煌。

时刻想到用修剪的方式让自己轻装上阵、心无旁骛地朝着既定的奋斗目标前进,朝着鲜花盛开的地方前进,朝着甜蜜美好的生活前进,让幸福像花儿一样次第绽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田。

诗

意荆州



春秋阁

□ 刘梅芳

风转流苏暮色沉,笙歌曼妙惹凡心。
春秋阁里清香绕,鼓起浮云把酒斟。

诗咏石首

□ 王立柏

阅今览史论前朝,三国争雄锁美娇。
白水鉴心知善恶,红梅映雪识荣凋。
望夫台上浓情在,倒影桥边绿柳摇。
千古楚风吟石首,荆江九曲涌春潮。

卜算子·新港口民俗

□ 杨凤娥

三间大瓦房,旁立青林左。
原是堂中民俗藏,吸引游人过。
水袖半含羞,闻鼓声儿堕。
墙挂图存品种多,华夏传薪火。

石首桃花山游

□ 张兆平

红军树下忆先烈,陈列馆中启后贤。
革命千秋功绩史,石华县志有遗篇。

初夏村韵

□ 孙斌

一
墙角蜷蛱蛄细长,樱红稻绿柳花扬。
池塘荷秀蛙蛙鼓,燕子斜飞麦子黄。
二
杜鹃零落润腮红,月入西窗思上穹。
塘里蛙鸣小荷韵,夏天已在我诗中。
三
最美乡村五月天,鸡鸣农户晓耕田。
径边艾草露珠皎,篱外槐花霞影娟。
坡垄清风翻麦浪,野塘绿水发荷钱。
笑声飘在辰阳里,几个儿童放纸鸢。

长江大保护

□ 李学成

一条玉带贯西东,万里滔滔势未穷。
麋鹿寻源迎晓日,海豚跃水拜春风。
无声使命齐尊母,有责任担当赞翁。
天下黎民同筑梦,自然重返返乡红。

入夏的气息

□ 晓林

一场暴雨倾盆而下
落在母亲的花园
暮色中,叶子恣意地绿
母亲手中的农具又更新了一批

我开始在花和果实之间巡视
在每一夜的月光下
悄然入梦
为每一株庄稼躬身,致敬
田埂上的小野花,昂着头
簇拥成一团,
像大街上一群又一群的人潮
在人间沸腾

立夏以后

□ 土牛

蛙声蝉鸣四起
它们对火热生活意不可耐
从冬眠中醒来的约定
似要赶在大汛前高嚷着报到
浩大荷香不声不响
引领着一份孤单的禅意
为点水蜻蜓奉上莲花宝座
邀一轮明月
共许轮回的一世情缘

立夏以后
从阳光中释放的火焰
加速了麦子油菜的炼金术
也将惹起雷电与风暴的浩劫……

因为,命运不会有太太平静的贪图
多变也是这世界永远拒绝不了的馈赠

人在旅途

开倦了的牡丹,自然有了颓气。卷曲的裙边,染了斑的叶片,愈发有玉质的透明感。似一团揉皱的绸帕,只是不肯离枝。除非风吹雨晒,否则干死枝头。这样的景象,在洛阳国际牡丹园,比比皆是。

枯死枝头的牡丹,也只是薄薄的一张纸。

牡丹大而轻,叶片九曲回肠,似烧卖拿捏的褶皱。不似茶花肉厚,也就没那般沉重,这也是它不肯轻易离枝的原因。

即便颓了的牡丹,我依旧很爱。爱它所有的生命过程,结粒、打包、绽放、消亡。似人之一生,总有来路与归途,新生与幻灭。那是时间划过的弧线,也是一种怅惘。少年时,英姿勃发,横刀立水;中年时,运筹帷幄,难端持重;老年时,冲淡泰然,坐看云起。所有的仓皇无知,迷茫先锋,皆可被原谅。人之暮气,是散了的江河,总要背转身。

儿时,我对花是无感的,除了爷爷家窗台种的茉莉散发浓郁之香,似乎并不在意它的存在。它们也从未感动过我,花是花,我是我。同学家的后院,种满了花,几个小女孩采风仙花染指甲,加盐捣碎,放指甲上,用布包好,捆上细线,举着五个手指头炫耀。那捣成泥的红色汁液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花也是有血的,疼不疼无人知晓。

意识到花之美,我已十八岁。有了情,世间万物,也就镀了色,有了欢喜。伤春伤的是自己,自己的抑郁,不得志,以及私心。所谓的爱,本身就是一种偏执与欲望。

我对它的爱,是有占有欲的。想办法弄回来,剪枝插瓶,让它点亮居室。看不够,闻不够,认为那便是生活,便是诗意。凋落,卷曲,收集,供奉,多么凄美。其实,只是一种不自知的浅薄,我从没爱过它们,一点点私心而已,且胆怯作态,自作多情,甚至戕害。像个屠夫,手下从未留过情。

真正爱花,我已经走了很远的。家里的土罐全部空着,且年年如此。我不再去折它们,也不买花,尽管大街小巷随处都是烂漫的花,伸手便可够到。但它也有命,保持它的自然状态与完整性,是我要做的。

不是我慈悲了,只是年长了,悟到了一些什么。

悦人,面对浩瀚的大自然,人又算什么。不忍,也不是。它属于大自然,留在自己的枝头,保持独立,而非附庸。你可以嗅它,打量它,但不可以动它,使其远离家园。

每一次看见花的绽放,我都会感动。

但真正的爱,是两不相扰。第一次来洛阳,是30多年前的孟夏。想一想,日子过得真快。美丽健硕的牡丹依在,一粒穿越千年的花种是不死的,年年娇艳。作为赏花人,却老了。花的肉身千百条,人的却只有一条。能看花,数着余下的春光度日,足矣。

那时的洛阳很干净,很帝都。旅

偷得浮生半日闲

□ 陟声祥

周末,趁着日暖风和,前往京山美人谷一游。在绿林镇景区坐画舫驶入山谷。河水碧波荡漾,两岸街市排列如仪仗,到达谷口,弃舟登岸。这里的“岸”,不是人为修筑的一步步的石阶,也不是木质栈桥,它是原生态的,像河床一样,平坦的石底滩头。水落下去了,中间一片清浅,旁边滩头露出水,供游人行走。踏在石底滩头上,我们的每一脚都落在古老的山体上,落在尚未风化的岩层上,感觉一脚就跨越亿万万。

峡谷两边群山连绵,山不高,但是植被丰富。满目青山中,一团一团的新绿格外抢眼,山腰一行叶片深红的不知名的树,随风招摇,像是舞动的小红旗,表示着热烈的欢迎。

走进山谷,弯水潺潺。一道矮矮的拦水坝,弯弯曲曲横在河中,水坝太低了,没能拦住水,正好让流水平静地漫过去。流水无一例外变成薄片,滑过水坝,白得发亮,顺滑得可触可碰,让人极度舒适。水声淙淙,冲击耳膜,犹如一曲无伴奏奏和声音乐,让人百听不厌尘俗烦消。

越往里走,水声越大。绿树丛中,一挂瀑布出现在眼前。阳光明媚,瀑布好似一座银屏,闪闪发光,璀璨夺目。游客纷纷驻足拍照。人太多太挤了,我们继续往前走,从瀑布侧面转到瀑布正面。峡谷中,一串大小不一的石头,迂回曲折,一直延伸到瀑布脚下,像一条石头小径。游客们站在小径上,做好各种姿态“摆拍”。岸上举着相机、手机的拍摄者一个换一个站成一条线,各自

游没成为消费热词时,街巷是从容的。大街小巷,几乎开满了牡丹。在王城公园看的花,那天的阳光很好,没几个游客。彩色照片刚诞生,4元钱一张,照了几张。

这次是阴天,灰蒙蒙的天,灰蒙蒙的云,冷飕飕。坐了六七个小时的车,越往北走,绿色越减。北国不同于江南,江南更像一根白蜡烛,干净挺直,慢慢悠悠燃烧着自己的美。而北方有王者之风。端正与阴柔,事物的两面。

同行的文友赞道:霸气!很精准,牡丹堪称霸气。没人否认,它君临天下的威仪,那是大唐最好的标配,否则怎叫国色天香呢!它不同于宋代的梨花白,一个王朝有一个王朝的气度。

很多年,我不太喜欢牡丹,太硕太艳太雍容。不能入画,一入便俗。

它盛装,堪称女皇花。我喜欢清仪,再后来喜欢郊野的小花小草。它们自在,没被嫁接培育。太美的东西,都回避。我喜欢的是生命,自由的生命,自然的生命。像蓬勃的眼睛,来自大地母亲最质朴的温柔与爱。存在便是一种高贵,没目的性,才活得舒服。保持自身属性,没被阉割,便纯粹。而所谓的我如何如何,皆自恋,乃主观产物。它不是你手中的艺术,才活得舒服。给予你的情感。它们是大自然的恩典,根本不在乎你喜欢与否。

花也只是一种表现形式,天地间的一种语言。你能说“艳冠群芳”与“晓露清愁”哪个更好?很多事物没可比性。美,在骨,在节,“以兰为心,以玉为首,以莲为舌,以水为神,真真绝倒天下裙钗。”说的是黛玉。不是每个女人都想当女皇。宝钗的花语是牡丹,牡丹是儒家思想推崇的花。

人无法感知一朵花的深层内心,阅皮,终狭隘。似无光的夜晚,所有的物体均将褪色,可以消解赞美。

是生命,便好。每朵花都是大自然捧出来的一轮明月。

人若有来生,我希望托生成植物,而非人类或动物。怕血,怕一切野蛮。

当然,植物也有“血”,也有杀戮争夺,但含蓄一些。那时,一定离锯木声、随意采摘折断远一点。喜欢一句话,“无论我们身在何处,都有泥土伴随,那是永恒的相会。”

思想是一道光,可以穿越你的无知。

这时节的牡丹,以绿牡丹和黄牡丹为主,其他品种已开败。白牡丹即绿牡丹,幼时打着硬硬的绿苞,长大后,绿就稀了,白到看不见绿。什么是冲淡?这便是冲淡,冲淡便是趋于纯洁的过程。白牡丹最可人,似烟似玉似一缕魂。

有种牡丹挂了一点点胭脂,似白白的脸,打了唇彩,美到不可方物。粉色的牡丹也好,身轻若云,丰盈润泽。

相信牡丹与武则天有关,是帝王花。“我的旗帜列成一队,相互没有纠缠。在云朵和它的摇铃里,在海洋过夜。”我喜欢这句话。

锚定不同的方向和目标,伺机拍摄。有多少镜头是互相牵扯,互相重叠的,你进了我的镜头,我成了你的背景,当然每一幅画面,必定都叠印着眼前的瀑布。

山上瀑布流泉四处开花,峡谷中水声轰鸣,不绝于耳。峡谷变成坦的一个大乐池。四面都是水声,各个方向看不尽飞珠溅玉,清泉堆雪。有一处瀑布从山巅跌落,四散飘飞的水滴,变成了稀疏的雨帘,遮住贴山脚的一座廊桥。游客纷纷涌上廊桥,躲在水帘后面,欣赏世界的朦胧。我们则好奇于水帘中朦胧的他们。照片上,飘飞的水滴,定格成一根根绵密的银针。他们相貌迷离失真,仿佛隔了一层毛玻璃,但从容悠游的步态没有变,挂在脸上的笑容也依稀可见。

峡谷一线清浅,水流潺湲,这里看不到“猛浪若奔”的紧张峻急,有的是舒缓从容,流水时而聚集成潭,更显从容。潭水碧绿,渺不见底,飞瀑下注激起雪白的水花,像两朵永远开不败的花绽放在绿色的潭面上。

在景区接近出口的地方,有一段石质河床,河床上有大小不一的石坑,密集的石坑呈长条形,仿佛细长的水槽。没有横摆在水中的,都是一溜儿顺着水流的方向,留下流水长年冲刷的痕迹。没有考证峡谷的历史,不知道峡谷里的水是否一直都是这样温柔可亲,但是峡谷的形成一定包含着流水长年累月的雕琢之功。“天下柔弱莫过于水,而攻坚莫过于水。”又想到先哲的话。

这里石净水清,足可观瀑、戏水、听泉,让人窥谷忘返,远离尘嚣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